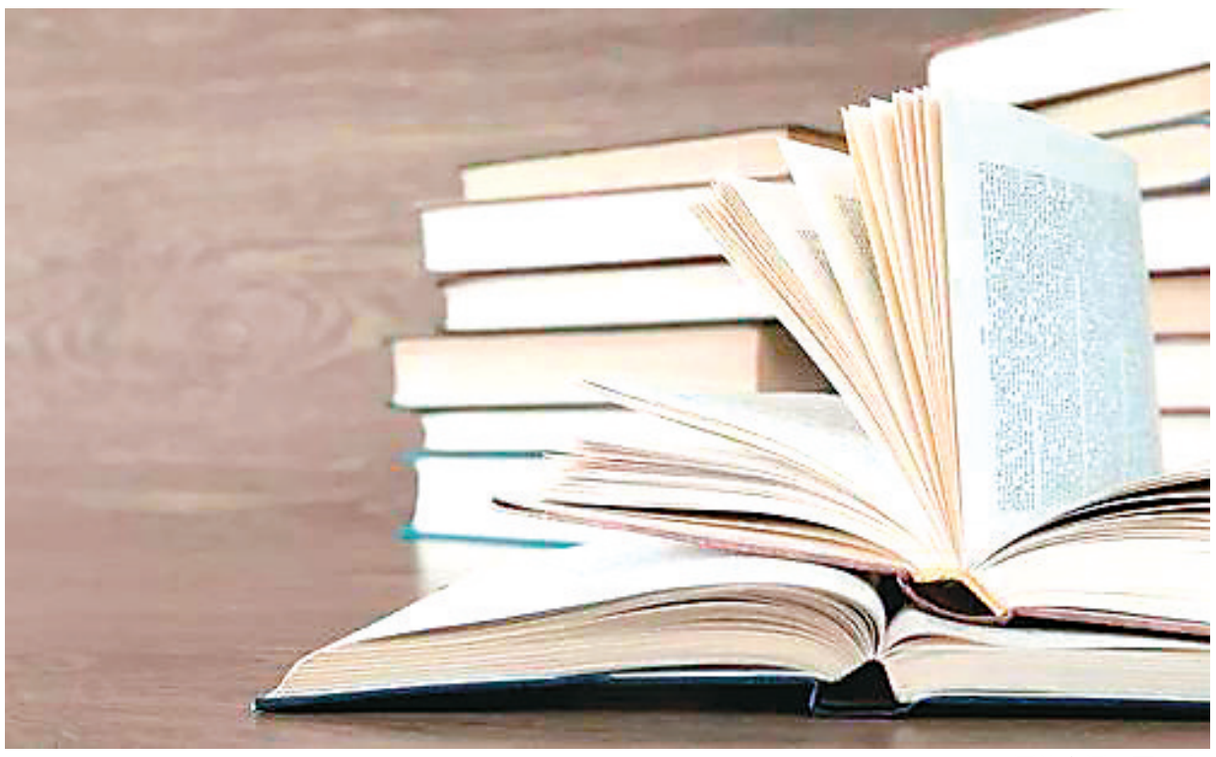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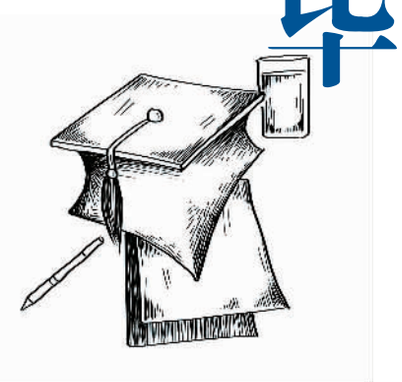
6月，不少应届中国留学生正忙着打磨、修改自己的毕业论文，这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心血，凝聚着几年留学生涯的知识沉淀。受疫情影响，今年学子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相较往年多了不少曲折，论文进度会不会受影响？研究方法要不要重新选？内容要不要有所调整？特殊时期里，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着实不易。



图片来源：百 度



毕业季遇上疫情 论文怎么办？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沟通成本陡增

校园关闭，图书馆关闭，大量纸质文献不能查阅，即使一些书籍提供电子版阅读，也无法充分满足文献搜索所需。这些，都是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的吴芃在完成论文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王普，同样为图书馆关闭而发愁。他的毕业论文关注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经贸合作，学校要求在8月底上交论文，王普已完成包括论文大纲、摘要、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在内的前几部分内容。如今，论文进入重点内容部分的撰写，可图书馆内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书籍无法借阅，想购买也不容易，他多少有些担心论文核心部分的论述深度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疫情防控要求尽量避免线下接触，这也极大增加了围绕论文的沟通成本。

“按照以往经验，论文撰写中的每个重要时间节点，导师都会专门安排会议。如今线下会议变为线上见面，讨论效果并不好，每次连线时间在10分钟左右，对论文的探讨非常有限，只能靠自己多思考。”吴芃表示，遇到问题电邮导师时，也得耐心等待回复。学校停课、无法见面，即使有互联网，也无法改变师生间沟通效率大受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居家隔离的生活状态，使得除了基本的学习，其它都变得与英语无关，也失去了往日正常上课时的英语环境，语言能力下降很快。”

滕爱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传播与发展专业，也是今年毕业。往常她习惯于找教授面对面交流，哪怕并非办公时间，校园内遇到教授也是常事，随时可以请教问题。而今，若预约不到办公时间，想见老师一面很难，若对方并不常回邮件，交流更是难上加难。沟通不便，是不少学子在撰写论文进程中最大的困扰。

调整研究方法

论文写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学子对于其中涉及的线下研究方法也需及时作出调整。

滕爱的硕士论文主题是聚焦粉丝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媒体所起的作用。定下选题时，导师建议她选用焦点小组（即小组座谈）研究法，邀请十几位受访者坐到一起。在这种方法里，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半结构形式与一组被访者交谈，在群体采访中更好激发个人表达，从而获取对有关问题的深入了解，并在自由进行的讨论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

可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面对人员无法聚集的现状，采访场景只得转为线上。受访者之间临场反应所碰撞出的火花也无从把握，研究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这令滕爱很是无奈。

万融也面临着相同现实。她就读于利兹大学商学院，由于毕业论文可以申请以咨询项目的形式进行，在通过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市场分析岗位的面试后，万融决定在毕业论文中分析这家公司医疗领域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是跟公司做项目，受制于网络、语言等种种原因，很多问题在线上讨论不清楚，无法达到线下会议的效果，交流并不顺畅，论文进行中有些问题亟须线下讨论。”万融如是说。

论文数据需要借助市场调研来完成，万融通常选用采访、问卷调查与焦点小组相结合的方式。“现在不得不放弃这些方法，我要重新寻求线上解决方案。”她原本聚焦本地一家商场内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可选择的采访对象在商场内比比皆是。然而，商场停业后，万融无法实地找到消费者完成采访，只能转战线上，但她坦言，这样得到的数据结果说服力并不足够。

难忘“云上”答辩

今年4月，周叶若洁在意大利米兰完成了自己毕业设计的“云上”答辩，她就读于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专业是时尚管理。

新冠疫情并未打乱她的毕业设计进度，其中大部分内容早已准备妥当，唯一的困难是毕业设计中需要体现自己的实习成果，而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公司业务明显减少，周叶若洁实习成果的展示部分比较松散。每隔一段时间，她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与老师分享、讨论自己的作品，听取老师的修改意见，继而打磨毕业设计。

“有段时间家里宽带断网了，当时网络运营商店铺已暂停营业，我的毕业设计尚未完成，交稿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那时我担心、焦虑到了极点，生怕影响毕业。”所幸，网络很快恢复正常，并未耽误毕业设计的进度。

相较于现场答辩，云答辩让周叶若洁感到更为轻松自如。身处自己熟悉的环境、答辩屏幕视角中看不到其他人，这让她感到放松自在。“我全程在看自己的ppt，电脑只有一个小角落会有自己的画面，但也全然不会注意到。正因为这种私密感，让我在答辩进程中不会太紧张。”

面对疫情期间的论文写作，学子的情绪引导值得关注。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长达数月之久的居家隔离、社交活动全部暂停的无奈、身在他乡与亲朋好友无法相聚的孤独、对海外疫情不知何时会趋于好转的焦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不少学子感到烦闷、忧郁。当毕业论文的压力袭来时，学生若感觉心理压力过大，务必要及时寻求心理辅导与帮助，疏导负面情绪，调整心态。据悉，不少学校也在疫情之下放宽了学生毕业论文的上交时限，学生如果认为一段时间内完成论文有困难，可以向校方递交延迟申请，以获得更长的论文撰写时间。

远隔万里，来赴“壹桌”之约

鲍佳音

今天的湖北，全面重启。对于“壹桌”计划的参与者来说，他们共同拥有一段关于荆楚大地的特殊又难忘的珍贵记忆。

那是3个月前，湖北疫情形势严峻，学生的课堂转至线上，与此同时，难题也接踵而至：学习自制力不强、同老师交流不便、家长繁忙无法陪伴……由此，“壹桌”计划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成员来自国内外百余所院校的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湖北学生提供一对一在线辅导，为他们守好这张安静的书桌不被打扰。

“壹桌”计划的各个团队里，几乎都有海外学子志愿者的身影，万里之外的他们守候在这张“在线书桌”旁。于海外学子而言，这张书桌也是一处心灵港湾，大家互相陪伴，将温暖从寒冬传递到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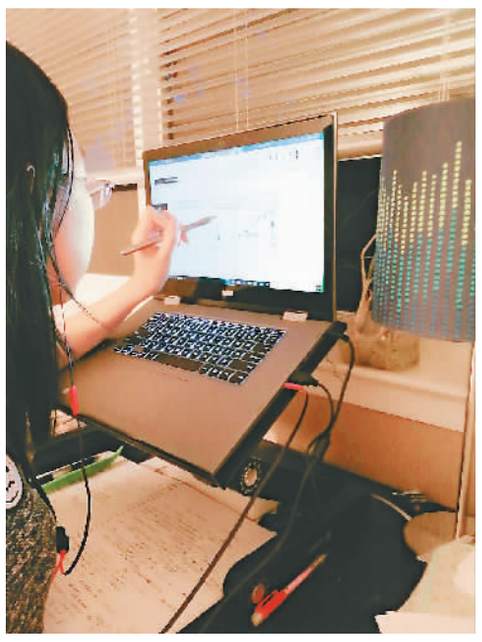
一方书桌 一片净土

王润昕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是活动发起人之一。今年2月，面对湖北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学生无法返校的状况，她与几个高中同学决定发挥自己的长处，通过“一对一”线上授课答疑的形式帮助湖北学子。在3月1日发布的志愿者招募推送中，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学海无涯，我们与湖北学子同舟共济。

招募启事发出后，报名人数之多超出预期。从3月1日开始，到4日第一批志愿者招募结束，这个最初只有7人的团队收到了1000多份简历。由于项目开始时人手不足，王润昕笑称自己几乎“在美国过起了中国时间”，7人团队完成了简历审核、志愿者面试、通知发送等一系列工作。

“壹桌”计划开始之时，项目团队便收到了不少求助：滞留武汉的外地艺考生、感染新冠病毒后刚刚康复准备备战中考的初中生……当时首批志愿者招募尚未结束，帮助计划就得快速上马。王润昕坦言，这个过程确实有些仓促，但时不我待，“能早一点是一点，多帮一把是一把”。万里之外的志愿者即刻上线，为学生答疑解惑，和学生共渡难关。

海外志愿者和湖北学子的书桌虽远隔重洋，但通过一节节网课彼此相连。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在这个非常时期、以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走到了一起。这，令王润昕难以忘怀。



“壹桌”计划吸引了不少想要为湖北学生出一份力量的海外学子。

马怡然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屏幕那端的初中学生讲好物理课，马怡然认认真真准备了不少备课笔记，她认真负责的表现也赢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称赞。

图为马怡然正在在线授课。

学业暂停 “变身”助教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本应回到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继续学业的刘永珍迟迟无法返校，“宅”家的她因而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看到“壹桌”计划的招募推送时，刘永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加入“服务对象联络团队”，成为一名“助教老师”。

刘永珍负责联系4名学生，每个学生根据科目需求的不同，为其匹配2至3名志愿者教师。刘永珍需要通过微信群组建“学生+家长+志愿者”的服务团队，并协调“需求提出+服务开展+反馈收集”的全流程运转。从项目启动的第一天开始，为家长答疑解惑、课前提醒、课后反馈课程效果并收集意见等琐碎细密的工作就一项一项地落实着。

初次上课前，对于“壹桌”计划这个项目和志愿者，家长或多或少地心存疑虑，刘永珍耐心地一一向家长解释。第一次课程结束后，家长纷纷在群里表达了对老师的赞赏与感谢，有的家长还热情地邀请“小老师”们疫情结束后来武汉做客。

“壹桌”计划不仅把刘永珍带到了湖北学子的书桌旁，也把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志同道合的伙伴带到了她身边。刘永珍坦言，在国外上学很少有机会认识这么多热心又优秀的朋友，同时，参与这个活动也让她有机会扛起自己的那份社会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帮助无法回到教室正常上课的孩子们重启生活进度，也让我因疫情停滞的生活重新起航。”

分享知识 双向给予

通过“壹桌”计划，就读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秦礼纳来到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的书桌旁。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兼顾，每周3小时的授课中，秦礼纳也在探索着符合小学生接受程度的授课模式：语速放慢，把细小知识点掰开揉碎，耐心讲解。

上课，在秦礼纳看来也是一个双向给予的过程。留学期间，她就在数学帮助中心担任线性代数课程的助教，为低年级同学答疑解惑。在她看来，“把知识讲出来”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她还参与了“壹桌”计划的知识分享活动，以录课形式讲解化学知识，以期有更多学生能够在项目中有所收获。

从中学开始，秦礼纳就一直热衷于参加各类志愿活动。于她而言，“分享”的意愿让她在保持求知渴望的同时，也能够尽己所能将知识传递出去。

秦礼纳所在学校的一位教授，了解到秦礼纳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为湖北学生线上授课时，如此称赞：“她有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同时也在回馈自己的家乡和社会，这很了不起。”

爱在毛里求斯

李昊燃

徒步旅行时，陈玉艳（前排戴墨镜者）结识了不少外国好友。

陈玉艳和舍友苗苗万万没想到，在毛里求斯这个非洲东部的著名岛国，原本3个月的实习，现在竟距离结束“遥遥无期”。

自当地时间3月20日6时起，毛里求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除医院、银行、超市等公共服务场所，其他非必要场所全部关闭，除采购生活必需品外，暂不允许民众外出。

毛里求斯政府发布“封城”消息的前一刻，陈玉艳与苗苗正在讨论该怎样庆祝苗苗3月28日的生日。

陈玉艳是西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毕业前的实习中，她和苗苗选择了毛里求斯的一家华人旅行社，从今年一月起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一切。俩人原本打算4月8日回国，然而在此之前毛里求斯已经“封城”，毛里求斯航空公司也进入“自愿接管”破产模式，俩人的回国计划只能一再推迟。无奈之下，陈玉艳和苗苗只能在毛里求斯完成毕业论文，进行线上答辩，远程准备离校手续。

“封岛”“封城”后，毛里求斯晚8时至早8时执行宵禁，白天去超市需要按照姓名首字母排序进入。刚开始封城的几天里，买东西极难，超市里的人非常多，果蔬供不应求。“我和苗苗挤不进去，只能去小杂货铺买些罐头、方便面、奶粉囤着。”

“这里的巴加泰勒购物中心有一家号称全岛最好吃的披萨店，店员会给过生日的顾客唱生日歌，我们原本打算在那里给苗苗庆生的。”结果，生日不得不一切从简，原计划的派对被取消，俩人在家中用剩余不多的面粉做了一小碗长寿面。

“封城”的头几天，陈玉艳和苗苗难掩焦虑。毛里求斯医疗条件有限，而当时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持续增加。她们怕自己在这里生病、也怕父母担心，就瞒着家里并没说毛里求斯已“封城”，仍旧每天报个平安。随着中国疫情形势向好，中国政府向毛里求斯提供援助，在各方努力下，毛里求斯的疫情形势明显好转。

5月初，中国驻毛使馆与在毛中国公民举行视频交流会，陈玉艳和苗苗也在其中。使馆介绍了当地疫情动态、防护指南和领保提醒，并邀请在毛工作的中国医学专家为同胞提供在线咨询，为有困难的中国公民提供口罩等防护用品。交流会给俩人吃了“定心丸”，面对疫情的心态也逐渐放平。

特殊时期里也有许多暖心时刻。2月，陈玉艳曾独自前往莫纳山徒步，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才到达莫纳山脚下。气喘吁吁登上山顶后，她遇到了4名南非、毛里求斯和印度的朋友，他们一起看日落，之后还邀请陈玉艳搭他们的便车回市区，并约定下次一起徒步旅行。疫情期间，这几位新结识的朋友常常通过社交软件关心陈玉艳的近况，这让她很感动。“当时武汉的疫情比较严重，我在网上不时会看到国外一些歧视华人的现象。但是在毛里求斯，我遇见的所有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令人心暖。”

最难的日子或许已经熬过。从5月31日零时起，毛里求斯宣布解除全面宵禁和居家隔离令，进入全面复工阶段。6月11日是陈玉艳的生日，她将邀请几位很久没见的朋友一起聚聚，烧几道拿手的中国菜，大家把酒言欢。

“有没有后悔当初来到毛里求斯实习？”有人问。

“没啥可后悔的。”陈玉艳说，这半年的经历是她人生中的宝贵财富，虽然确实想早点回国，但她也会珍惜在毛里求斯的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个朋友、经历的每一件事。